

□雪樱

天色泼墨般黑了下来，霓虹灯眨着眼睛，他们才清点好物品出门。这是一家移动冰饮小铺，到了夜市，把汽车后备厢打开，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整齐排列，一股沁着柠檬味的凉气让人浑身舒畅，光看看那些色泽鲜艳的食材就让人垂涎欲滴，“来一杯，解解渴！”心底的那个小人忍不住喊出声来，好像嘴巴比双腿先一步溜到汽车跟前。

这家移动冷饮小铺我是从短视频平台无意间刷到的。小夫妻都是90后，女老板从事外贸工作，平日爱喝奶茶，与老公一合计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把爱好当成副业。进原料、购器皿、选地点，最关键的是研究新品。手打柠檬茶是她的心头好，对着冰块和柠檬一顿“暴击”，心情也得到释放，她选择将其作为主打产品，推出冰镇咸柠七、冰镇香柠可乐、泰式手打绿茶、泰式手打红茶等，味道各有不同。两个人配合默契，壮着胆子出摊，第一天营业就卖出去十杯，他们很有成就感。第二天接着营业，准备的食材全部售空，两人欢呼雀跃，半夜回到家整上两杯举杯庆祝。表面看，一杯手打柠檬茶不过是茶、糖、柠檬、冰块的组合，顶多再加片薄荷，但其实茶的灵魂在于反复捶打的火候，恰到好处的火候能够减轻柠檬皮的苦涩。我始终觉得，售卖冷饮的人，首先自己要活得神清气爽，才能给别人以清凉。

除了常规饮品，他们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“小心思”，比如拉丝酸奶水果捞，回头客免费品尝，有人选择草莓，有人要吃西瓜，有的嚷着要芒果，他们也不嫌烦，提前备好料。又过了几天，冰饮小铺多了一些瓶子，插满单枝鲜花，买冰饮送鲜花，这样的创意无形中增添诸多浪漫。起初，老公担心送不出去，女老板打趣说：“如果花儿剩下了，就算你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。”听者不觉莞尔，心头一暖，跌宕出别样的滋味。

吃的是冷饮，也是孤独。我向来喜欢路边的冷饮小店，上学时经常进去闲逛，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四处探店，一杯加冰的可乐能让人整个下午心旷神怡。时间久了，混得脸儿熟，有时候进店不买，背着书包站上一会儿，看老板手持器皿轻摇轻晃，手势娴熟而流畅，光看看就很满足。后来读李碧华的《饮



【浮生绘】

后备厢里的夏天

食档案》，审美立马升了个格，觉得加冰可乐再放两片柠檬，那才是理想饮品。然而，理想前面永远可以加个“更”字，就像有人凌晨捧着一公升的薄荷巧克力冰激凌大口享受，边吃边唱，要么是失恋者，要么是热恋者。其实，没有所谓的极品冷饮，只因当时饥渴，所以销魂。我至今记得那年暑假，在山泉商店前面的冷饮摊上吃过一种球状加樱桃的自制冰激凌，五块钱一碗，在当时算是奢侈；室外设有卡拉OK音响设备，密密匝匝围满了人，只有消费才能获得唱歌的权利，一个中年男人抱着话筒放声高唱。那声音至今犹在耳畔回响，奔走着一个回不去的童年。

吃的是冷饮，也是夏天。过夏天，就是要懂得平衡，即现代人说的养生。

养生先要养心。曹雪芹《红楼梦》最深邃此道，小说以炎炎夏日开篇，以大雪纷飞结尾，季节暗示寓意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”的悲剧人生。书中关于夏日的描写堪称经典，“只见赤日当空，树阴合地，满声蝉耳，静无人语。”虽然天热，但园子里的人不贪凉，宝玉晚上睡觉戴着肚兜，吃西瓜也不要冰过的，哪怕贾府有冰块，也只用井水泡泡而已。第二十六回写到，薛蟠出去做生意搞来一个大西瓜，送给贾府的人解暑，“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，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，这么大的大西瓜，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暹猪。”小说里有句极易被忽略的闲笔，出自王熙凤之口，“既没人吃生姜，怎么这么辣辣的？”原本是她调侃宝黛之言，却流露出双重含义，一是指天热，二是指内在的热毒。如何应对呢？曹雪芹给出方子：香薷饮解暑汤、香雪润津丹。香薷饮出自古人方剂，由香薷、厚朴、扁豆三味药组成，内化暑湿，外解表寒，黛玉用它治疗热伤风。香雪润津丹，类似于润喉片，随身携带放在口袋里。“宝玉见了，就有些恋恋不舍的，悄悄的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，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掏了出来，便向金钏儿口里一送。金钏儿并不睁眼，只管噙了。”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夏日午后，因宝玉一句轻佻之语，引得王夫人大发雷霆，葬送了金钏儿的性命，她难耐羞辱投井自杀。后来，宝玉在水仙庵祭奠金钏儿，这里面蕴藉着忏悔情结，也是曹雪芹的慈悲心使然——或许，世界上本就没有香雪润津丹，“香雪”的命名隐藏着曹公对女孩们的疼惜和呵护，对每个生命的怜悯和接纳。祛除热毒，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性，让一“撇”一“捺”互相支撑，站立如塔，毫不倾斜。

我贪恋后备厢里的夏天，不只是钟爱这家移动冰饮小铺的浪漫有格调，更深层的原因是怀念逝去的青春。当王心凌的歌声重新响起，“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，这一大片宁静的海。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，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……”我的心底盈满昨日的回忆，青春如帆，载着我们奔赴理想的彼岸；当冰锤捶打柠檬片和冰块，伴随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内心的燥热和激情跟着一起上下蹿动，跺脚呐喊，好像要把夏天的火热倾倒个干净，换得清净无为的心。

【有所思】

□李培乐

风吹过金黄色的麦田，麦浪立即在眼前涌动。随风而至的麦香，把自己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属于80后的火热的收麦季节。

那时候天总是很长，那时候太阳总是很毒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，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一手握着镰刀，一手抓着麦秆，他的身后是那一堆堆收割好的小麦。等到收割的数量差不多了，拿两把小麦，熟练地搭在一起，扭几下，捆麦子的绳索就做好了。然后把周边地散落的小麦堆在一起，两手揪着“绳索”的两端，使劲收拉，用弱小的膝盖顶在麦秆上，再次用力，然后散落的小麦变成麦捆，放在地里，等待家人用独轮车将其送往麦场。

没有手套，更没有护袖，熟透的麦秆火辣辣地划过胳膊和小腿，裸露皮肤的地方总是一道道的红色，汗水浸透后，还有那火辣辣的疼痛感。如果小手不慎被扎入麦刺，就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熟练地将其拔出，然后继续干活。麦子熟了，这就是天大的事情，趁着天好，尽可能快速收割。记得那时候，每年的麦收都会放假，我们叫“放麦假”，因为老师和同学都需要帮家里人收麦子，一年的辛苦期待颗粒归仓。有时候忙起来，妈妈都顾不上做饭，就拿几把青菜，用火烤好，大家围坐一起用手搓出麦粒，香喷喷地吃起来。至今想起来那个味道，味蕾还是不自觉地被触动。

运到场院的小麦，需要趁着没有干透，抓紧用固定在木板上的镰刀头将麦穗割下来。一把一把，在太阳地里，小脸总是通红。没有人抱怨干活累，即便是我们这些小童工，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干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最希望的是，听父母笑着说“今年的麦子不错”。

那时候没有脱粒机，收获小麦全是靠人工。等待麦穗晒干，爷爷就上场了。他戴着那个老旧的斗笠，一手牵着驴的缰绳，一手拿着鞭子。那头平常被精心喂养的驴，此刻就是顶级劳动力。它在爷爷的控制下，转圈拉着碾子，一遍遍碾过麦穗。旁边还要有人辅助，将轧平的麦穗向麦粒的上边堆积，以便下一轮继续碾轧，直到麦穗上看不见一颗麦粒。

那时候，作业都是在场院里完成的，一边写作业，一边还要仔细看着晾晒的麦子，一旦有鸡鸭牛羊等动物靠近偷吃，立马拿起石头就追，那可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。其实，小时候的麦子，在交完公粮后剩下多少，白面也是偶尔吃，妈妈亲手蒸的大馒头，总是让人无限留恋。记得有一次实在太累了，倒头在场院里睡着了。等醒来，看到天色微亮，心想坏了，“爷爷，我的书包呢？快，我要去上学了！”在场院边上的小河里草草洗了脸，背着书包就跑，这时爷爷在后边追，“马上黑天了，明天星期一才上学。”听到这里，迷迷糊糊的我停下仔细观察，原来那是周日的傍晚，我给当成周一的早上了。直到多年后爷爷还在调侃我，“如果有牛羊，麦子都被吃完了，上学倒是积极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幕幕就像是昨天，那样清晰而深刻。80后的农村一代，还有所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，估计谁都无法忘记那个满头是麦尘、那个火急火燎的年代。我觉得，每当他们想起自己，都是年少的样子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【在人间】

父亲的孩子，孩子的父亲

论母亲怎么哄我劝我，父亲怎么吓唬我，我就是不去学校。最后，父亲气急了，顺手拿起母亲晒在门口的布鞋，恶狠狠地问我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到底去不去学校？”那时的我很倔强，向父亲大喊道：“不去！”话音刚落，父亲就将鞋底打在我的屁股上，疼得我哇哇大叫。父亲说：“走，给我去学校！”我害怕再被父亲打，只得跑出家。父亲就拿着鞋子在后面跟着，只要我停下来，他就用鞋子打我的屁股。就这样，我一路嚎哭着到了学校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敢不上学了。

听祖母说过父亲的往事。那年，父亲高考落榜，想复读一年，但祖父不同意。父亲是家里的长子，在他后面还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祖父希望父亲能够老老实实在家务农，帮他养活一大家子。父亲也很倔强，尽管听了祖父的话下地干活，但晚上回来，他顾不上一天的劳累，点着煤油灯复习功课。父亲的行为，在一生节俭的祖父看来，无疑是败家子行为，他勒令父亲吹灭煤油灯，天蒙蒙亮就吆喝父亲起床下地，天黑透了才让父亲回来。整日劳累不堪的父亲最终只得妥协，乖乖做了农民。

现在看来，祖父的做法有些不

近人情，但在缺吃少穿、资源紧张的年代，也是无奈之举。也许父亲当时恨过祖父，但到最后还是理解了他。我上中学时，祖父病重，父亲带着祖父到处看病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都见不到父亲，因为他要在医院服侍祖父。但父亲的孝心也未能感动上天，祖父后来还是撒手人寰。

如今再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虽然打在我屁股上，更疼的却是父亲。父亲是气愤的，他恨铁不成钢，不希望我再走他的老路，他希望我能“鲤鱼跳龙门”，离开农家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心疼，心疼我小小年纪便要挨打，并且还是他亲手打的。

记得那天放学回家，我老远就闻到鱼的香味。母亲说，是父亲下池塘抓的，说要给我补补身体。那天晚上，我不顾屁股疼，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脆的煎鲫鱼。后来听母亲说，那天，喜欢吃鱼的父亲没有吃一口，只是看着我吃，眼里还含着泪花。母亲还告诉我，听我在睡梦中哼哼唧唧地说屁股疼，父亲一夜都没有睡着。

突然，我很想给父亲发个微信，告诉他，小陶上幼儿园了，能自己走到教室里了。



□黑王辉

最近这些天的早上，都是我送儿子小陶去幼儿园。很多次，老师在幼儿园门口便接住他，他看见老师，会飞快地跑过去牵住老师的手，然后回过头来跟我说再见。也有几次送去晚了，老师已经回教室，他就一个人走进来。我看他沿着花池边的小路慢慢向前走，踢踢沙子，摸摸滑梯，跟同学打着招呼……直到他拐弯朝着教室的方向去了，我才离开幼儿园。路上还不忘给老师发微信，问小陶是否到班里了，得到肯定的回答，我才放心往回走。

这时候，我会想起我刚上学时的情形。记得那时候我很贪玩，父亲头一天把我送到学校，第二天我就不想再去了，因为我不想坐在课桌前读书认字，只想到处跑着玩儿。无